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九州春秋

（西晋）司马彪 著

○崔烈

崔烈，廷尉卿。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，烈时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徒。及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毕会。帝顾谓倖者曰：“恨不小靳，可至千万。”程夫人於傍应曰：“崔公，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，赖我得是，反不知姝邪？”烈问其子钧曰：“吾居三公，於议者何如？”钧曰：“大人少有英称，历位卿守，论者不谓当为三公。而今登其位，天下失望。”烈曰：“何为然也？”钧者：“论者嫌其铜臭耳。”烈怒举杖击之，钧走。烈骂曰：“死卒！父挝而走，孝乎？”钧曰：“舜之事父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非不孝也。”烈惭而止。

○王芬

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，楷曰：“天交不利宦者，黄门、常侍真族灭矣。”逸喜。芬曰：“若然者，芬愿驱除。”于是与攸等结谋。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，芬等谋因此作难，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，求得起兵。会北方有赤气，东西竟天，太史上言“当有阴谋，不宜北行”。帝乃止。敕芬罢兵，俄而徵之，芬惧自杀。

○杨凤

张角之反也，黑山、白波、黄龙、左棱、牛角、五鹿、毘根、苦嵒、刘石、平汉、大洪、司隶、缘城、罗市、雷公、浮云、飞燕、白爵、杨凤、千毒等各起兵，大者二三万，小者不减数千。灵帝不能讨，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，领诸山贼，得举孝廉计吏。后遂弥漫，不可复数。

○张燕

燕本姓褚。黄巾贼起，燕聚少年为群盗，博陵张牛角亦起与燕合。燕推牛角为帅，俱攻廕陶。牛角为飞矢所中，被创且死，大会其众，告曰：“必以燕为帅”。牛角死，众奉燕，故改姓张。性剽悍捷速，故军中号曰“飞燕”。其后人众浸广，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，号曰“黑山”也。

○大洪缘城苦嵒

《后汉书·朱隽传》：“自黄巾贼后，复有黑山、黄龙、白波、左校、郭大贤、于氏根、青牛角、张白骑、刘石、左髭丈八、平汉、大計、司隶、掾哉、雷公、浮云、飞燕、白雀、杨凤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绕、畦固、苦晒之徒，并起山谷间，不可胜数。注：九州春秋“大計”作“大洪”，“掾哉”作“缘城”，“晒”作“嵒”，音才由反。

○ 閻忠

中平元年，车骑将军皇甫嵩既破黄巾，威震天下。阎忠时罢信都令，说嵩曰：“夫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；时至而不旋踵者，机也，故圣人常顺时而动，智者必因机而发。今将军遭难得之运，蹈易解之机，而践运不抚，临机不发，将何以享大名乎？”嵩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忠曰：“天道无亲，百姓与能，故有高人之功者，不受庸主之赏。今将军受钺于初春，收功于末冬，兵动若神，谋不再计，旬月之间，神兵电扫，攻坚易于折枯，摧敌甚于汤雪，七州席卷，屠二十六万方，夷黄巾之师，除邪害之患，或封户刻石，南面以报德，威震本朝，风驰海外。是以群雄回首，百姓企踵，虽汤武之举，未有高于将军者。身建高人之功，北面以事庸主，将何以图安？”嵩曰：“心不忘忠，何为不安？”忠曰：“不然。昔韩信不忍一飧之遇，而弃三分之利，拒蒯通之忠，忽鼎峙之势，利剑已揣其喉，乃叹息而悔，所以见烹于儿女也。今主势弱于刘、项，将军权重于淮阴；指麾可以振风云，叱咤足以兴雷电，赫然奋发，因危抵颓，崇恩以绥前附，振武以临后服；徵冀方之士，动七州之众，朋檄先驰于前，大军震响于后，蹈迹漳河，饮马孟津，举天网以为纲罗京都，诛阉宦之罪，除群怨之积忿，解久危之倒悬。如此则攻守无坚城，不招必影从，虽儿童可使奋空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，况厉智能之士，因迅风之势，则大功不足合，八方不足同也。功业已就，天下已顺，乃燎于上帝，告以天命，混齐六合，南面以制，移神器于己家，推亡汉以定祚，实神机之至决，风发之良时也。夫木朽不彫，世衰难制，将军虽欲委忠难佐之朝，彫画朽败之木，犹逆坂而走丸，必不可也。方今权宦群居，同恶如市，主上不自由，诏命出左右。如有至

聪不察，机事不先，必婴后悔，亦无及矣。”嵩不从，忠乃亡去。

○董卓

卓初入洛阳，步骑不过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为远近所服；率四五日，辄夜遣兵出四城门，明日陈金鼓而入，宣言云“西兵复入至洛中”，人不觉，谓卓兵不可胜数。

○胡轸

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都督，吕布为骑督。轸性急，豫宣言“今此行也，要当斩一青绶，乃整齐耳”。布等恶之，宣言相警云“贼至”，军众大乱，奔走。

○吕布

布素使秦谊、陈卫、李黑等伪作宫门卫士，持长戟。卓到宫门，黑等以长戟挟叉卓车，或叉其马。卓惊呼布，布素施铠于衣中，持矛，即应声刺卓，坠于车。

布与暹、奉书曰：“二将军拔大驾来东，有元功于国，当书勋竹帛，万世不朽。今袁术造逆，当共诛讨，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？布有杀董卓之功，与二将军俱为功臣，可因今共击破

术，建功于天下，此时不可失也。” 暹、奉得书，即回计从布。布进军去勋等营百步，暹、奉兵同时并发，斩十将首，杀伤坠水死者不可胜数。

○田景

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：主簿田仪及卓苍头前赴其尸，布又杀之。

○焦和

初平中，焦和为青州刺史。是时英雄并起，黄巾寇暴，和务及同盟，俱入京师，不暇为民保障，引军逾河而西。未久而袁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，败绩。黄巾遂广，屠裂城邑。和不能御，然军器尚利，战士尚众，而耳目侦逻不设，恐动之言妄至，望寇奔走，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。欲作陷冰丸沉河，令贼不得渡，祷祈群神，求用兵必利，蓍筮常陈于前，巫祝不去于侧。人见其清谈千云，出则浑乱，命不可知。州遂萧条，悉为邱墟也。

○胡文才杨整修

催等在陕，皆恐怖，急拥兵自守。胡文才、杨整修皆凉州大人，而王允素所不善也。及李催之叛，乃呼文才、整修使东

解释之，不假借以温颜，谓曰：“关东鼠子欲何为耶？卿往呼之。”于是二人往，实召兵而还。

○樊稠

马腾、韩遂之败，樊稠追至陈仓。遂语稠曰：“天地反覆，未可知也。本所争者非私怨，王家事耳。与足下州里人，今虽小违，要当大同，欲相与善语以别。邂逅万一不如意，后可复相见乎！”俱郤骑前接马，交臂共语，良久而别。■兄子利随稠，利还告■，韩、樊交马语，不知所道，意爱甚密。■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心。稠欲将兵东出关从■，索益兵。因请稠会议，便于坐杀稠。

○刘虞

绍、馥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，使即尊号。虞厉声呵岐曰：“卿敢出此言乎！忠孝之道，既不能济；孤受国恩，天下扰乱，未能竭命以除国耻，望诸州郡烈义之士戮力西面，援迎幼主，而乃妄造逆谋，涂污忠臣邪。”

○韩暹

暹失奉，孤，特与千余骑欲归并州，为张宣所杀。

○侯成

初，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，客悉驱马去，向沛城，欲归刘备。成自将骑逐之，悉得马还。诸将合礼贺成，成酿五六斛酒，猎得十余头猪，未饮食，先持半猪、五斗酒自入诣布前，跪言：“间蒙将军恩，逐得所失马，诸将来相贺，自酿少酒，猎得猪，未敢饮食，先奉上微意。”布大怒曰：“布禁酒，卿酿酒，诸将共饮作兄弟，共谋杀布邪？”成大惧而去，弃所酿酒，还诸将礼。由是自疑，会太祖围下邳，成遂领众降。

○朱灵

初，清河季雍以郤叛袁绍而降公孙瓒，瓒遣兵卫之，绍遣灵攻之。灵家在城中，瓒将灵母弟置城上，诱呼灵。灵望城涕泣曰：“丈夫一出身与人，岂复顾家邪？”遂力战拔之，生禽雍而灵家皆死。

○袁绍

初，绍说进曰：“黄门，常侍累世太盛，威服海内，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，但坐言语漏泄，以五营士为兵故耳。五营士生长京师，服畏中人，而窦氏反用其锋，遂果叛走归黄门，是以自取破灭。今将军以元舅之尊，二府并领劲兵，其部曲将

吏，皆英雄名士，乐尽死力，事在掌握，天赞其时也。今为天下诛除贪秽，功勋显著，垂名后世，虽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。今大行在前殿，将军以诏书领兵卫守，可勿入宫。”进纳其言，后更狐疑。绍惧进之改变，胁进曰：“今交构已成，形势已露，将军何为不早决之？”事留变生，后机祸至。进不从，遂败。

授谏辞曰：“世称一兔走衢，万人逐之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贤，德均则下，古之制也。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”绍曰：“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，以观其能。”授出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！”

○袁谭

谭始至青州，为都督，未为刺史，后太祖拜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盖不过平原而已。遂北排田楷，东攻孔融，曜兵海隅，是时百姓无主，欣戴之矣。然信用群小，好受近言，肆志奢淫，不知稼穡之艰难。华彦、孔顺皆奸佞人也，信以为腹心，王修等备官而已。然能接待宾客，慕名敬士。使妇弟领兵在内，至令草窃，市井而外，虏掠田野。别使两将募兵下县，有赂者见免，无者见取，贫弱者多，乃至于窜伏邱野之中，放兵捕索，如猎鸟兽，邑有万户者，著籍不盈数百，收赋纳税，参分不入一。招命贤士，不就；不赶赴军期，安居族党，亦不能罪也。

○袁术

司隶冯方女，国色也。避乱扬州，术登城见而悦之，遂纳焉，甚爱幸。诸妇害其宠，语之曰：“将军贵人，有志节，当时时涕泣忧悲，必长见敬重。”冯氏以为然，后见术辄垂涕，术以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诸妇人因其绞杀，悬之厕梁，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，乃厚加殓敛。

○郭图

图字公则。

○陈瑀

初平三年，扬州刺史陈祗死，袁术使瑀领扬州牧。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邱，南人叛瑀，瑀拒之。术走阴陵，好辞以下瑀，瑀不知权，而又怯，不即攻术，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，瑀惧，使其弟公瑀请和于术，术执之而进，瑀走归下邳。

○杜袭

建安六年，刘表攻西鄂，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。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，闻兵攻声，入室闭户，牵被覆头。相攻半日，稍敢出面；其明，侧立而听；一日，往出户问消息；至四五日，乃更负楯亲斗，语子绪曰：“勇可习也。”

○臧洪

臧洪为青州刺史，被袁绍所围。粮食已尽，初尚掘鼠煮筋角，后无可复食者。主簿启内厨米三斗，请中分，稍以为糜粥，洪叹曰：“独食此何为？”使作薄粥，众分歠之。杀其爱妾以食将士，将士咸流涕，无能仰视者。

○孔融

融住北海，自以智能优赡，溢才命世，当时豪俊皆不能及。亦自许大志，且欲举军曜甲，与群贤要功。自于海岱结植根本，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，事方伯、赴期会而已。然其所任用，好奇取异，皆轻剽之才。至于稽古之士，谬为恭敬，礼之虽备，不与论国事也。高密郑玄，称之郑公，执子孙礼。及高谈教令，盈溢官曹，辞气温雅，可玩而诵；论事考实，难可悉行。但能张磔网罗，其自理甚疏，租赋少稽，一朝杀五部督邮。奸民污吏，猾乱朝市，亦不能治。幽州精兵乱，至徐州，卒到城下，举国皆恐，融直出说之，令无异志，遂与别校谋夜覆幽州，幽州军败，悉有其众。无几时，还复叛亡。黄巾将至，融大饮醇酒，躬自上马，御之涑水之上。寇令上部与融相拒，两翼径涉水，直到所治城。城溃，融不得入，转至南县，左右稍叛。连年倾覆，事无所济，遂不能保鄆四境，弃郡而去。后徙徐州，以北海相自还领青州刺史，治郡北陲。欲附山东，外接辽东，得戎马之利，建树根本，孤立一隅，不与共也。于时曹、袁、公孙共相首尾，战士不满数百，谷不至万斛。王子法、刘孔慈

凶辨小才，信为腹心；左承祖、刘义逊清隽之士，备在坐席而已，言此民望，不可失也。承祖劝融自托强国，融不听而杀之，义逊弃去。遂为袁谭所攻，自春至夏，城小寇众，流矢雨集。然融凭几安坐，读书论议自若。城坏众亡，身奔山东，室家为谭所虏。

曹公制酒禁，而孔融书嘲之曰：“夫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，故尧不千钟无以成其圣。且桀纣以色亡国，今令不禁婚姻也。”太祖外虽宽容之，内不能平。御史大夫郗虑知旨，以免融官。

○孙策

策闻曹公北征柳城，悉起江南之众，自号大司马，将北袭许，恃其勇，行不设备，故及于难。

○郭嘉

曹公征乌桓，诸将曰：“深入远征，万一刘表使刘备袭许，悔无及也。”郭嘉曰：“刘表坐谈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备，重用之则恐不能制，轻之则备不为用。虽违国远征，无忧矣。公遂征之。”

○贾诩

曹公与袁绍相距，遣人招张绣。绣欲归绍，贾诩劝绣归曹公。绣曰：“绍强，又曹公与吾有雠，不可。”诩曰：“此乃所以宜从之也。夫有霸王之志者，固将释大怨，明德于四海也。”绣从之，归曹公。曹公见之喜，执诩手曰：“使我信重于天下者，君也。”

○刘备

刘备奔荆州，刘表甚敬礼之。备作上客数年，尝于坐中起至厕，见髀里肉生，流涕还坐。表问备，备曰：“昔年尝身不离鞍，髀肉皆消。今不复骑，髀里生肉，日月若驰，老将至矣，而功业不立，是以悲耳。”

○傅干

参军傅干谏曰：“治天下之大具有二，文与武也；用武则先威，用文则先德，威德足以相济，而后王道备矣。往者天下大乱，上下失序，明公用武攘之，上平其乱。今未承王命者，吴与蜀也，吴有长江之险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难以威服，易以德怀。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，息军养士，分土定封，论功行赏，若此则内外之心固，有功者劝，而天下知制矣。然后渐兴学校，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。公神武震于四海，若修文以济之，则普天之下，无思不服矣。今举十万之众，顿之长江之滨，若贼负固深藏，则士马不能逞其能，奇变无所用其权，则大威有屈

而敌心未能服矣。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，全威养德，以道制胜。”公不从，军遂无功。干字彦材，北地人，终于丞相仓曹属。有子曰玄。

○鲁肃

曹公征荆州，孙权大惧，鲁肃欲劝权拒曹公，乃激说权曰：“彼曹公者，实严敌也，新并袁绍，兵马甚精，乘战胜之威，伐丧乱之国，克可必也。不如遣兵助之，且送将军家诣邳；不然，将危。”权大怒，欲斩肃，肃因曰：“今事已急，即有他图，何不遣兵助刘备，而欲斩我乎？”权然之，即遣周瑜助备。

○庞统

统说备曰：“荆州荒残，人物殚尽，东有吴孙，北有曹氏，鼎足之计，难以得志。今益州国富民强，户口百万，四部兵马，所出必具，宝货无求于外，今可权借以定大事。”备曰：“今指与吾为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谄，吾以忠，每与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，吾所不取也。”统曰：“权变之时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兼弱攻昧，五霸之事，逆取顺守，报之以义，事定之后，封以大国，何负于信？今日不取，终为人利耳。”备遂行。

○杨修

夏侯渊为刘备所杀于平阳。曹公自长安出斜谷，至阳平，备拒险守峡。王欲还，出令曰：“鸡肋。”官属不知所谓，杨修便曰：“夫鸡肋，弃之可惜，食之。无所得，以比汉中，王欲还也。”遂引还。

○韩馥

馥遣都督从事赵浮、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。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，自孟津驰东下。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，浮等从后来，船数百艘，众万余人，整兵鼓夜过绍营，绍甚恶之。浮等到，谓馥曰：“袁本初军无斗粮，各已离散，虽有张杨于浮罗新附，未肯为用，不足敌也。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，旬日之间，必上崩瓦解。明将军但当开阖高枕，何忧何惧。”馥不从，乃避位，出居赵忠故舍。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。

五厠因以书刀自杀。

○张纯

纯自号弥天将军、安定王。

○公孙瓒

还屯广宗界桥。

公孙瓒曰：“始天下兵起，我谓唾掌而决；至于今日，兵革方始，观此非我所决，不如休兵力耕，以救凶年。兵法百楼不攻，今吾诸营楼橹千里，积谷三百万斛，食此足以待天下变也。”